沙堆里的城隍

梁　衡

在西方的神话中都是些离人很远的女神、酒神、爱神等。哪怕帮人找个对象，也是派个天使躲在暗处远远地射上一箭，类似现在动物学家在密林深处向老虎或梅花鹿发去一支麻醉枪，她就软软地倒下。而在中国的神话里，神总是在人的身旁，如影随形，朝暮不离，无时不在护佑着你。你需要谈情说爱，就出现一个月老来牵一根红线；你要做生意，就有一个财神爷站在商店门口；你要做饭，灶王爷就贴在锅台上；当天黑了你要睡觉，门口就有两位门神站岗。人也舒心，神也温馨。

而让我没想到的是在遥远的长城脚下，大漠之边，也有一个神与人同在。2021 年 9 月，我到陕北采风，听说靖边县正在出土一座城隍庙，便立马赶到现场。全世界闻名的万里长城在榆林一带被当地人轻松地叫作“边墙”，听起来就像一堵与邻家一墙之隔的短“墙”。沿长城的县都被冠以“边”字：靖边、安边、定边。远在天边有人家，墙里墙外胡汉两大家。从秦汉至明朝这边墙内外就故事连连，有时狼烟滚滚，烽火千里；有时又开关互市，交易粮食、茶叶、皮毛、牛马。因为不管胡人汉人，总得居家过日子。于是这“边墙”就有了两个功能，战时为军事工程，平时为通商口岸，类似现在的海关。亦军亦民，忽战忽和，千百年来恩恩怨怨一道奇异的风景。为适应这种状况，明代沿榆林一线的边墙修了 36 个“堡子”，既是藏兵御敌的工事，又是开关互市的场子。慢慢堡子里聚集了人口就变成了一个小城镇。有人就有了信仰这个幽灵，有信仰就要请一尊神来主事，最实用的神就是城隍。城隍非关发财，也不管谈情说爱，是个最基层的综合之神。说小点是个虚拟的村长，说大点是个虚拟的区长、市长。它在乡下的办公处叫土地庙，在城镇叫城隍庙。现在正在挖掘的这个堡子名“清平堡”，始建于明成化年间，周长不到两公里，里面也设了个城隍。随着历史的变迁，整个堡子渐为风沙所埋，现沙面上已固化为耕地、草坡、灌木林，间有大树，城隍爷就埋在下面。我估计这是中国最北的城隍了，因为再往前走一步就踏出墙外，一片茫茫的草原，无城当然也无“隍”了。

一般古墓、古城的挖掘是平地挖坑，考古人员要十分小心地沿台阶层层下探。遇有重要处，为防踏毁文物，还要搭吊板俯身悬空作业。这次却难得有一次地面作业，只需将沙堆层层剥开，就渐渐露出了庙墙、院落、廊房、殿宇。就像意大利从火山灰中挖出了一个庞贝古城。我们从容地迈步进院，穿堂入室。最可看的是北边的正殿，城隍爷端坐高台之上，文人而一身戎装，双耳垂肩，白脸红唇，身威而面慈。他宽袍大袖，右手握拳支膝，左手微张成接物状，目视前方。廊下的武士则高鼻深目，昂然挺身，一看就是个胡人，作狰狞状以驱恶鬼。武士双手虚握，估计手中原有兵器，年深日久已经朽去，却仍不减威风。这些塑像，或坐或立，并没有全部露出沙外，考古人员只是大概地清扫出他们的轮廓，为防风化正准备以塑料蒙面处理。我们正赶上将蒙未蒙之时，难得一见的佛光乍现的这一刻。城隍爷和众文武的红袍、黑靴、蓝袖口，甚至金腰带上的云纹都历历在目。只是犹裹沙土半遮面，有的刚露出一个头下身还是一个大土堆；有如埃及沙漠里的狮身人面像；有的半边身子钻出土外，目光炯炯，刚从古代穿越而来。总之，甩脱了 600 年的风沙，都掩不住重见天日的喜悦。我也



如见故人，想不到从小遍读史书、神话，今日与诸神相见却是在这蓬蒿、沙柳丛生的长城脚下。艺术这种东西很神奇，能架起时空的桥梁，也能拉近人与神的距离。

中国土地辽阔，各地风俗信仰不同，但城隍无分南北，是一个普遍之神。县官不如现管，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按辖区工作，保佑百姓平安，类似现在的方格化管理。凡神都是人造的，因此习惯上总要拿一个现实的人来做躯壳，就像写小说要有个原型。比如关公就被推举来作财神；秦琼、尉迟恭就被选来作门神。至于城隍的替身并无统一规定，而是由当地百姓自己选举产生。我查了一下百度，一般都是选品学兼优，政绩卓著，可以信赖的人物。比如杭州曾是南宋都城，它的城隍就是宋代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其天地正气足以保民永远平安。那么，这座长城脚下的明代小城堡，该选谁来任城隍呢？这一线史上最出名的人物要数范仲淹了。北宋与长城外的西夏长年对峙，屡遭败绩，守边武将已畏敌如虎。皇帝就把文臣范仲淹派去带兵。范保家卫国真是赤子忠心，他带着自己 16 岁的长子，亲自上阵，一夜之间筑起了一座土城。又大刀阔斧地改革兵役制度，重用本土将领，连打了几个胜仗，终于使边防巩固，人民安居。宋仁宗说有范仲淹在前线我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范长年在这里风餐露宿，枕戈待旦，有他那首著名的《渔家傲》为证：“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他彻底实践了自己“先忧后乐”的思想，至今还坐在这个最北方前沿的小庙里。我仔细端详着眼前的这尊城隍，他方脸圆腮，一个冬瓜式的面型，还真像史上留下的范公画像。说来有趣，范仲淹这一族，至今家谱不绝，还有一个范氏宗亲会每年都有活动，我因学术故被忝列为顾问。每逢聚会，我就奇怪范家的基因怎么这样强大，虽时过千年一个个仍阔脸大耳，酷似先祖。今天见到的这个城隍也正是此貌，难怪一进门就似曾相识，如遇故人。600 年来范公一定曾多次显灵，保境安民。

我仔细研读出土的碑文，它先交代城隍的设置：“城隍有祠，遍于环宇，非只大都巨邑而也。虽一村一井，莫不图像而禋祀之。”古之帝王“张刑罚以禁民之恶，立天地百神之祀，使民不教而自劝，不禁而自惩。”又说明城隍的作用：“设官，以治于治之所及；设神，以治于治之所不及。上天为民虑者深且切也！”原来古代的政治家早就看穿了单纯的行政管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物质归物质，精神归精神。既要依法治国，也要依德治民。“治之所及”是什么呢？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现实的方方面面。“治之所不及”是什么呢？就是各人的心中所想，他们的信仰、世界观。这才是一块无边的天地，一股巨大的潜在力量。一念之善，春风化雨；一念之恶，翻江倒海。所以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总是让人敬畏，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而在中国遍布于城乡甚至于“一村一井”的城隍，就是这种道德普及的“最后一公里”。你不能不说这是古人的伟大发明，且能寓教于美，托人塑形，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于民，流传于后。你看那些泥塑人物多么生动，虽 600 年仍衣带如水，神清目明。城隍不只是劝人行善，还导人审美，亦是一尊美神。

在中华三千年文明史上，明清以来的一个小城堡算不上多老；在陕西这个拥有汉陵、唐都的文物大省里，一个城隍庙也挂不上号。但是庙不在大，有神则灵；城不在老，有事则魂。清平堡正因为它的平常、普通才典型地代表了那一段历史，勾勒出了这一带河山的变迁。共性寓于个性，当我们立于这土堆之中时看到了一个历史的活标本。你看那城墙、城门，特别是专门用于伏兵杀敌的“瓮城”，仿佛重现了当年城头的呐喊和刀光剑影。我不禁想起那篇著名的《吊古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夐(xiong)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



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长城这个中国最大、最老的战争工事从秦汉一直修到明代从没有消停。直到清代出了一个康熙皇帝才宣布永不修长城。他说:“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得民心。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他不但弃修长城,还开边利民。清王朝开国初期为避免蒙汉矛盾,曾将长城内外划出五十里宽、一千里长的缓冲地带,俗称“皇禁地”。康熙下令开放,并以儒家经典的“仁、义、礼、智、信”五字命名,设了五个城寨,这可以看作是最早的“经济开发区”,从此开始了“走西口”的民族大融合,也为后来发展成多民族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他懂得不靠砖石长城而靠民心“治于治之所不及”。于是由战争而和平,由军事而经济,清平堡从此永清平,城隍作证。

在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个周长两公里的堡子只是小小的一个点。但它却交集了长城、塞外、沙漠,代表着一种地貌,一种气候,一段自然生态的轮回。你只要看看脚下被深埋着的这一座城、一座庙、一个神,就知道这里曾经是怎样的沙尘肆虐。当地传统说书中有一个代表作《刮大风》:“风婆娘娘放出一股风,刮得天昏地暗怕死个人。刮得那个大山没顶顶,刮得那个小山平又平。千年的大树连根拔,万年的顽石乱翻滚。刮得碾盘掼烧饼,刮得那个碾轱辘滚流星,哎呀呀好大的风。”远的不说,我40年前我在这一带工作时,一夜醒来,风刮沙壅都推不开门。下乡采访,起风时一片昏暗要开车灯。可是现在呢?高处一望,绿满天涯,蓝天如镜。新华社去年发文,宣布横跨长城内外的毛乌素沙漠已经消失。来前,我曾拜访过已70多岁的治沙英雄牛玉琴。她一嫁到这沙窝深处,便从开始在家门口一棵棵地栽树,直到栽出一片绿洲,因此被请去联合国作报告。当地人戏称她“种树种到联合国”。这样的治沙人,一代一代数不清有多少老愚公。600年啊,城隍在深深的沙土下做了好大一个梦,直到有一天考古队员把他轻轻推醒,朦胧中看星汉摇落,旭日东升,浩浩乎绿海无垠。

走出开挖现场,我遇到一个小小的遗憾。土坑旁堆着一大堆刚挖出的老树根。虬曲缠绕,须乱如麻,根部已有一抱之粗。原来这城隍庙里与正殿相对着还有一个戏台,这些树就长在戏台上的沙土里。它顽强地与风沙搏斗,沙埋一分,树长一寸。就这样屡埋屡长,终于没有被窒息,没有被埋死。清理遗址时工人嫌它们碍手碍脚,就统统锯断挖去。噫,本是同庙生,相弃何太急。这老树未死于600年的风沙,却刹那间断魂在明晃晃的斧锯之下,我扼腕顿足,大呼可惜。古庙是古,古树也古是啊,它们同是我们民族的记忆,又更是一段活着的乡愁!试想,当年这边塞荒僻之地,常年草盛人稀,鸟飞兽亡,军民无以为乐,只有逢年过节时庙里才可能给城隍爷唱一回戏,胡汉交易,人神共乐,喧声满院。这些老树也于黄沙中吐出绿叶抚慰着守边人儿苦寂的心。我说何不留下这些古树,把整座庙宇开辟成一个旅游场所,城隍归座,武士扬眉,绿树遮荫。让外来的游人在土堆上吼一阵信天游,再邀城隍爷同坐喝一壶马奶酒,唱一首《出塞曲》,看一出600年前的地方戏,那该多有味道?